

Reveal

notch A.D.2007

Asia Front Village

Family Dependant Community of the Cheongsam

旗袍眷村 - 新竹海軍第六燃料槽眷村再造計劃



旗袍眷村

1945 台灣在被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後被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國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政府的資產。1949 年因為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帶領 60 萬大軍和眷屬播遷來台，是台灣歷史上第四次大規模移民潮，當時來台的軍人和其眷屬在艱難的環境中，於各處荒蕪上重立了他們的克難式家園 - 眷村，在幾十年中孕育了特殊的台灣眷村文化。在目前眷村逐漸消逝於拆遷的光景中，村民的命運和台灣這塊土地一般，蛻變將考驗著他們保存自身文化的決心和能力。藉著這批中原移民，將中華文化強勢地帶入台灣，始於清末的東方神話 - 旗袍便是其中之一，在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下不斷創新變化，旗袍上了伸展台在時裝界? 中國女性特質代言。亞洲婦女的地位在教育普及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遂擺脫傳統禁錮，從眷村到旗袍村將設計眷村特有的巷弄迷宮和三個歷史軸的動線（1895 殖民、1945 光復、2007 拆遷），以旗袍生產過程（選購布料 洽談式樣與配件 量身 訂製日期 裁剪 施工 試穿 修改 完成）成立亞洲服飾銷售中心，將在具有歷史刻痕的場域開創亞洲新女性精神。

Family Dependant Community of the Cheongs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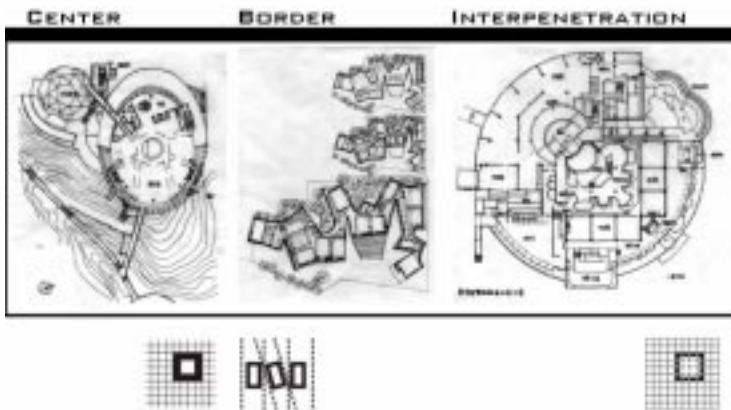
In 1945, Taiwan had been liberated by Republic of China and finished the 50 year ruling by Japanese. In 1949, the civil war burst broke out in China, 600,000 troops and their families retreated to Taiwan and built their new homes in very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everywhere. The assiduous and frugal tradition of their generation were formed Family Dependents Village Culture and kept during these decade years. This base was constructed when colony era as a military plant then rebuilt by a group of immigrants from China. They and their offspring have been living there until now.

The cheongsam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symbolic items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innovating and changing constantly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New designs b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men on the stage of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ows. The wave of change did not blow it down it away but brings it new life.

Today, the Family Dependents Village Culture is shrinking because the communities were pulled down and rebuilt as normal concrete jungle one after another. The fate of these dwellers is similar with the land under their feet that encounters impacts of development. It also challenges their hearts and tradition.

By redesign the peculiar lane and maze of the base where grew lively memory from the dwellers within three historical axles from a family dependents community to the cheongsam village, it will move the line (1870s - colonized, 1940s-recovered, 2007 will be pulled down). The functions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cheongsam, choosing the style, negotiation for the style and fittings, measure size, schedule confirmation, material manipulation, checking and fitting, modification and delivering. To establish the Asian dress marketing center will combine cheongsam's spirit and the Family Dependents Village Culture that highlights the diversity of this land in Asia.

Statement



大自然裡蘊含著無窮的再生機智，就如同 Henri Lefebvre 在空間的生產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中所言：在空間中，所熟悉的只是陽光、空氣、水等自然現象，是生物性的再生產讓你覺得它們熟悉。然而當這股自然的再生力量透過路徑、地標、邊界、區域，不斷滲入人所棲居有規劃和組織的聚落系統時所產生的異質、對立、邊緣的他域。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早期提出異質空間 *heterotopia* 概念，此空間在當時指的是一組基地 *site* 之間的關係。異質空間介於真實 *real space* 與虛構 *utopia* 之間和之外，是一種對立基地 *counter-site*。當人穿流 *flow* 於擴展和包被兩股相對的力量拉扯時，也是一種有機 *organic* 在機械化中被顯露出來。如同網路間的樹狀連結現象，也像是對植物地下莖的研究。地下莖是在不斷的分支下達到一個抽象均分的空間，以提供中心化植物的養分所需，由莖的端點到另一端點是須經過中心的控制，但點和點之間聯繫似乎是不存在的。這種有如 *Out of Control* 的反動現象，提供了場所一個開放系統的可變動性，一種軟性 *soft space* 和彈性的座標系統。



OBJECT

- * A CHEONGSAM
- * A CLOSE-FITTING
- * CHINESE DRESS WITH SIDE VENTS

東方女性
窈窕身軀
端莊典雅
選料精良
剪裁得體
講究治邊
盤扣精美

MERGE
FIGURE / GROUND.



真實和虛構間的差異變化在流傳七百年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是那樣具有歷史意義價值。不論遊記的真偽與否，但卻引發東西方之間的無限憧憬想像，也增添真實的冒險遊歷。絲路，這條充滿著無數的中西貿易軌跡，在那繁華絡繹不絕的往來背後，悄然埋藏著人心裡無窮慾望的宣洩途徑。於是米蘭昆德拉所言 - 真正的生活在他方，值得玩味的是今日我們的他方在哪裡？在多元化又複雜的變動亞洲，卻也潛藏著無數他域的發展機智。反觀當下，全球化不斷發展即便都出現反全球化的聲浪，網路資訊的高速發展，當你從媒體的文化脈絡中觀察自身所在的位置，你會發現距離早已被縮簡成瞬間的一點，而自由的運用各種機制所完成的影像和再生產，也意謂著一個影像，已經不再與任何固定的場所，聯結在一起而是漂浮著，這樣的文化異殖群體早以不同的方式寄居在任何虛擬的場域中。

然而這種無所不在的社會 - 地球村，衍生出同時存在、多重在場 multiple presence 以及不斷產生新刺激的經驗，同時也產生了人內心深度的疏遠感。不論全球化改變了我們生存的方式，根直於人內心的渴望卻是任何一個世紀都不容忽視的。故此我以基督教宗教全球化論點，來看待亞洲所發展的特殊新趨勢。這種轉變的趨勢可以看出北半球往南半球傾移，因此伴隨著經濟、人口、文化的急遽變動，「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第三世界) 將會是未來基督宗教的大舞台。某個程度來說基督教能夠迅速傳揚也在於本土化的特徵，傳教士會依所在地的文化或宗教特色作出必要的調整，將福音融入當地的人的生活脈絡中。「基督王國」Christendom 將展現出超國界、超民族差異和超階級差異的特徵；在目前戰亂頻頻的中東危機，回朔至十字軍東征，宗教間的差異所發動大規模戰爭；也許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復興的浪潮正逐漸在亞洲興起，於是建立上帝國度將拆毀昔日地界和地域種族疆界，新疆界隨之衍生。

Cheongsam

體態纖細的東方女子，身著中國旗袍，貼身的剪裁讓女性曲線展現無疑，在男人賞心悅目之餘，旗袍的設計無論是在功能上還有裝飾上都有很大的學問，清代婦女風行纏足並且必須遵守禮教約束，在正式場合旗袍的合身約束等於成為了一種輔助的效果；在社交場合，讓女子一舉一動更為保守細膩，行動時的束縛也等於限制了婦女的行動力。

從意識形態更深一層探討，可能就涉及了封建制度下，男性的威權對女性的宰制，或者是透過將女體包裹在制式的服裝中，約束婦女的行為和思想。但這些往往阻礙了文化上和對女性美的想像空間，在凡事要求解放的時代，這屬於中國的傳統服飾，在現代女性追求美的過程中，已然成為另外一種動機，兼具性感與活力的「改良式旗袍」也應運而生。

在電影『花樣年華』中，導演王家衛透過鏡頭，呈現了香港是一個極為「多元」的文化熔爐。香港能帶給人一種似曾相似，卻又獨到有緻的風味。片中張曼玉所穿的 60 年代的「改良式」旗袍。從布料的花案來說，這種旗袍是一種「西方化」的旗袍。不過西方化的旗袍仍舊傳承著一種「保守」的氣息，從頸部以下，把女性的身體拘謹地包裹起來。這種密不透風的包裹，卻又能夠很婉約地讓女性的身體線條一覽無遺。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女性的衣著時尚上，「旗袍」獨領風騷。從滿清、民的，需要男

人眷養與保護的，靈巧又善解人意並且擅長挑逗與服侍男人，這些特徵恰巧與旗袍的設計契合，可見這旗袍內涵的美讓中西男人多麼無法抗拒。初、到五、六零年代在到現代，旗袍不但沒有成為歷史文物，反而不斷地在改良、變化，呈現出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的融合。傳統旗袍是用一種「極為保守的方式在解放身體」，而「華樣年華」的旗袍不但承襲了這個傳統，並更透過新潮而耀眼的花案，突顯出這種極為保守的解放。

西方人何其幸運，少了中國婦女在歷史上受到的心理壓制和反彈，得以坦然接受旗袍的美，無論是透過東西文化交流或是現代快速的都會資訊傳遞，旗袍也成為一種「中國風」的時尚，好萊烏影星尼可基曼，也曾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身著旗袍展現他曼妙的美好身段，並且大受好評與回響，之後則帶動歐美時尚潮流，許許多多旗袍式晚禮服陸續展現在伸展台上。

西方人對中國的旗袍想像，多少延伸到對東方女性的想像，英國流行音樂歌手大衛鮑依在他的一首名為「China Girl」歌曲，在音樂錄影帶中的中國女子是神秘多變的，形象時而純僕時而性感妖艷，那淳樸的形象穿著粗布唐裝，而媚惑人心的時候身著改良式旗袍，讓片中的男主角興奮無比，充滿征服的慾望，如同一段歌詞中提到：

M y l i t t l e C h i n a G i r l
 Y o u s h o u l d n ' t m e s s w i t h m e
 I ' l l r u i n e v e r y t h i n g y o u a r e
 I ' l l g i v e y o u t e l e v i s i o n
 I ' l l g i v e y o u e y e s o f b l u e
 I ' l l g i v e y o u m a n w h o w a n t s t o r u l e t h e w o r l d
 A n d w h e n I g e t e x c i t e d
 M y l i t t l e C h i n a G i r l s a y s
 O h b a b y j u s t y o u s h u t y o u r m o u t h
 S h e s a y s . . . s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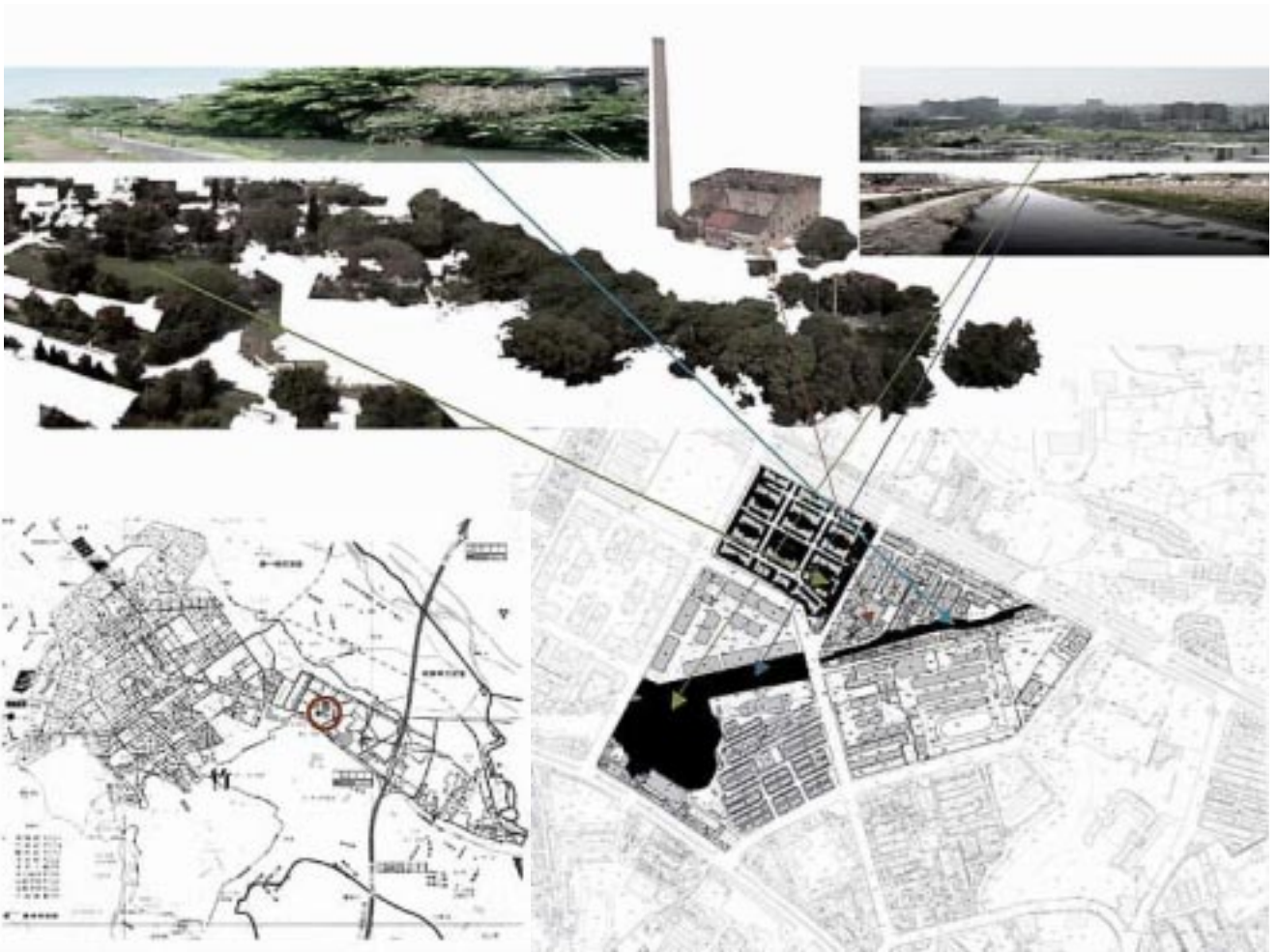
流行歌曲表達的意識形態，常代表著大眾的價值觀，而大衛鮑依在 80 年代更是西方如日中天的流行巨星，他的作品很能代表當時西方對東方，尤其中國女性的想像和期待。在想像中，中國女子是弱勢的，需要男人眷養與保護的，靈巧又善解人意並且擅長挑逗與服侍男人，這些特徵恰巧與旗袍的設計契合，可見這旗袍內涵的美讓中西男人多麼無法抗拒。



Panor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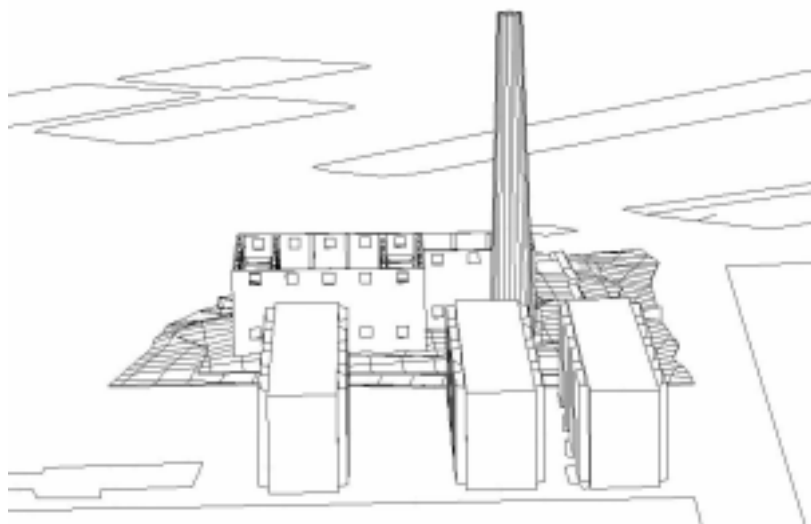


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個人住在個人的衣服裡。 張愛玲-更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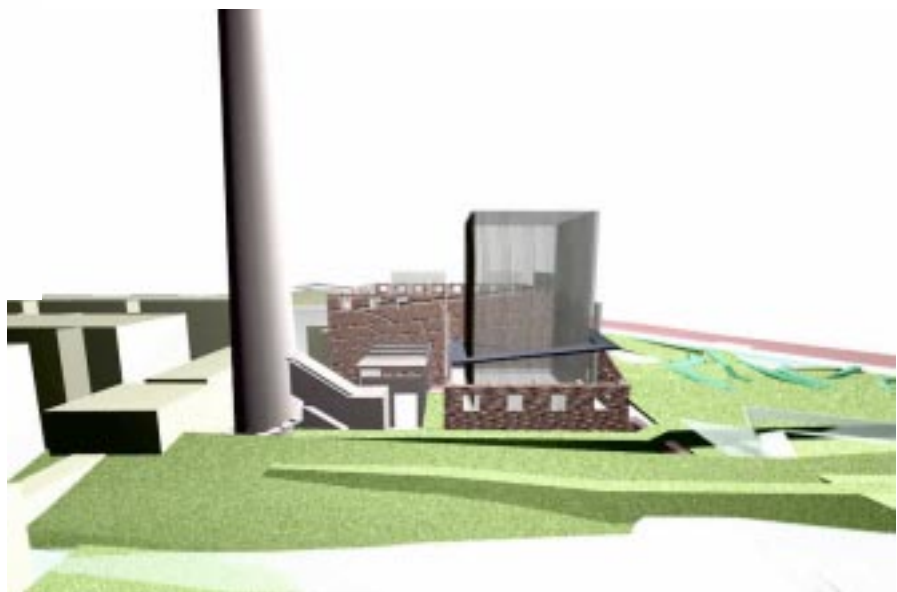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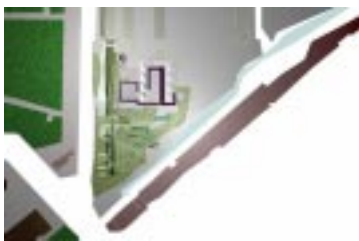
Panor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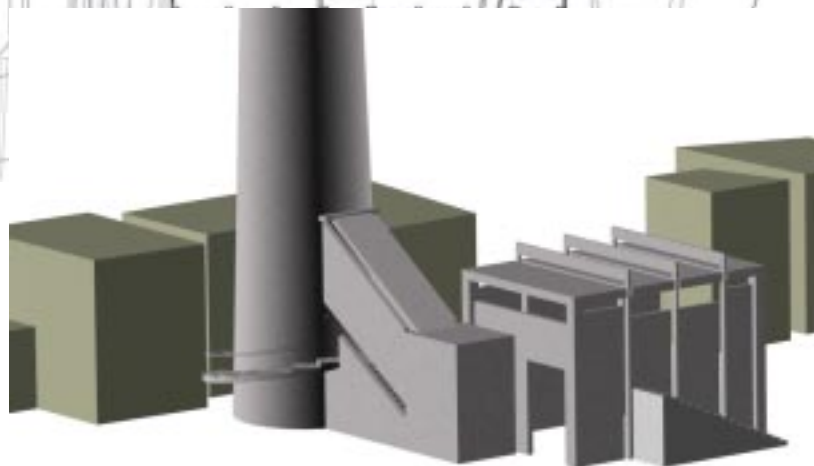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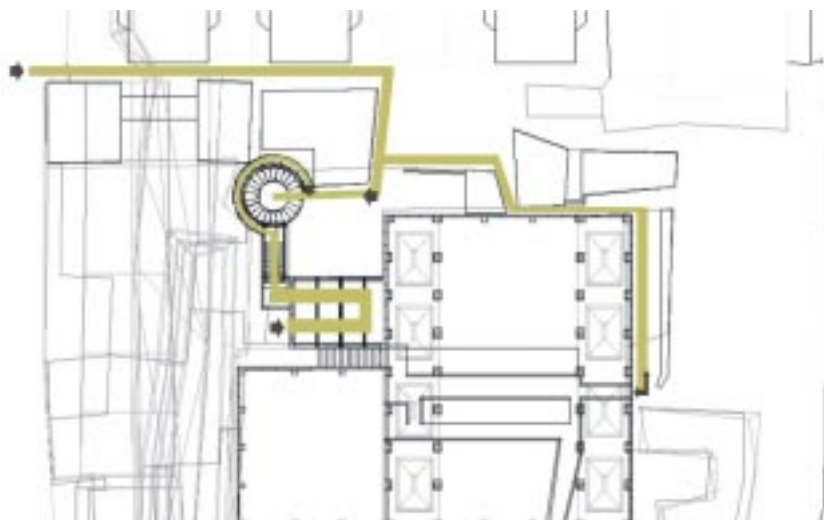
迷 宮
 視 覺
 窺 視
 時 間 經 驗
 時 空 錯 亂
 記 憶 皮 層
 油 槽 水 痕


包 縫
 被 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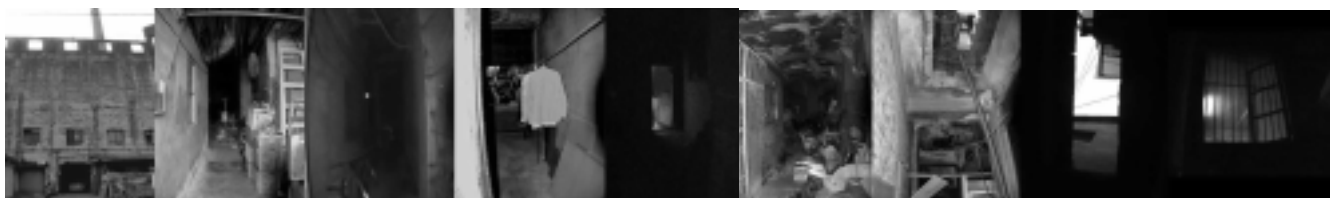




日據線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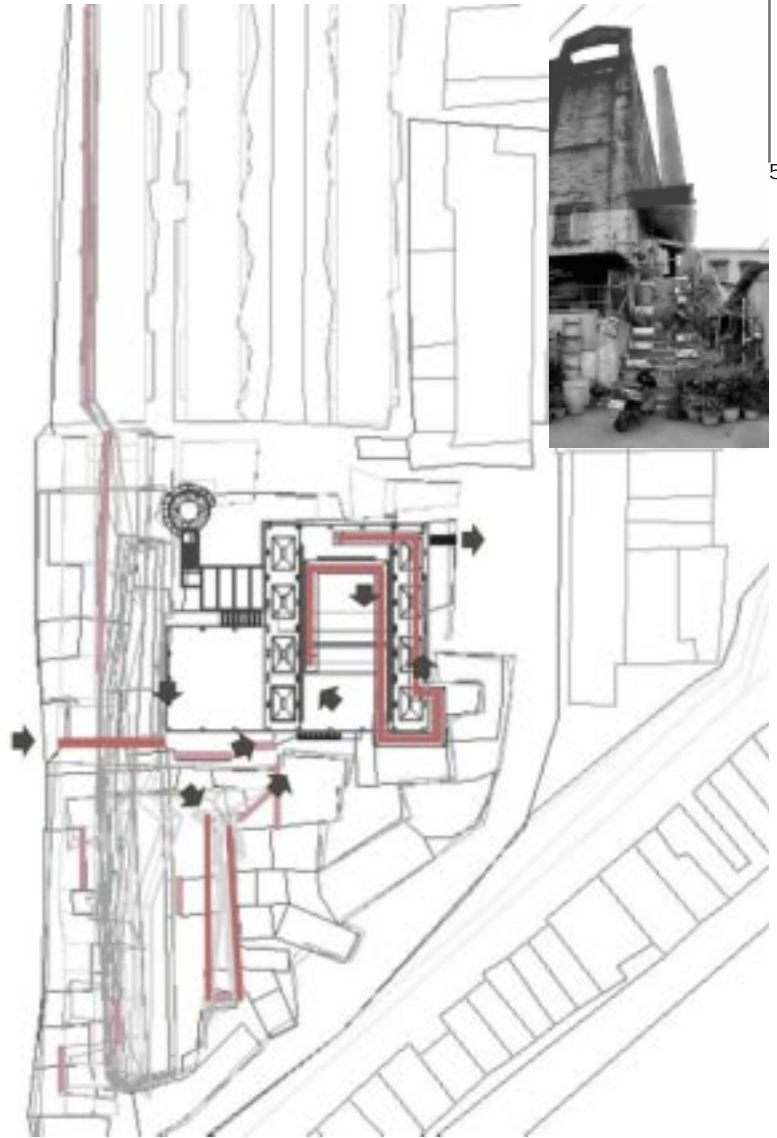
紅色歲月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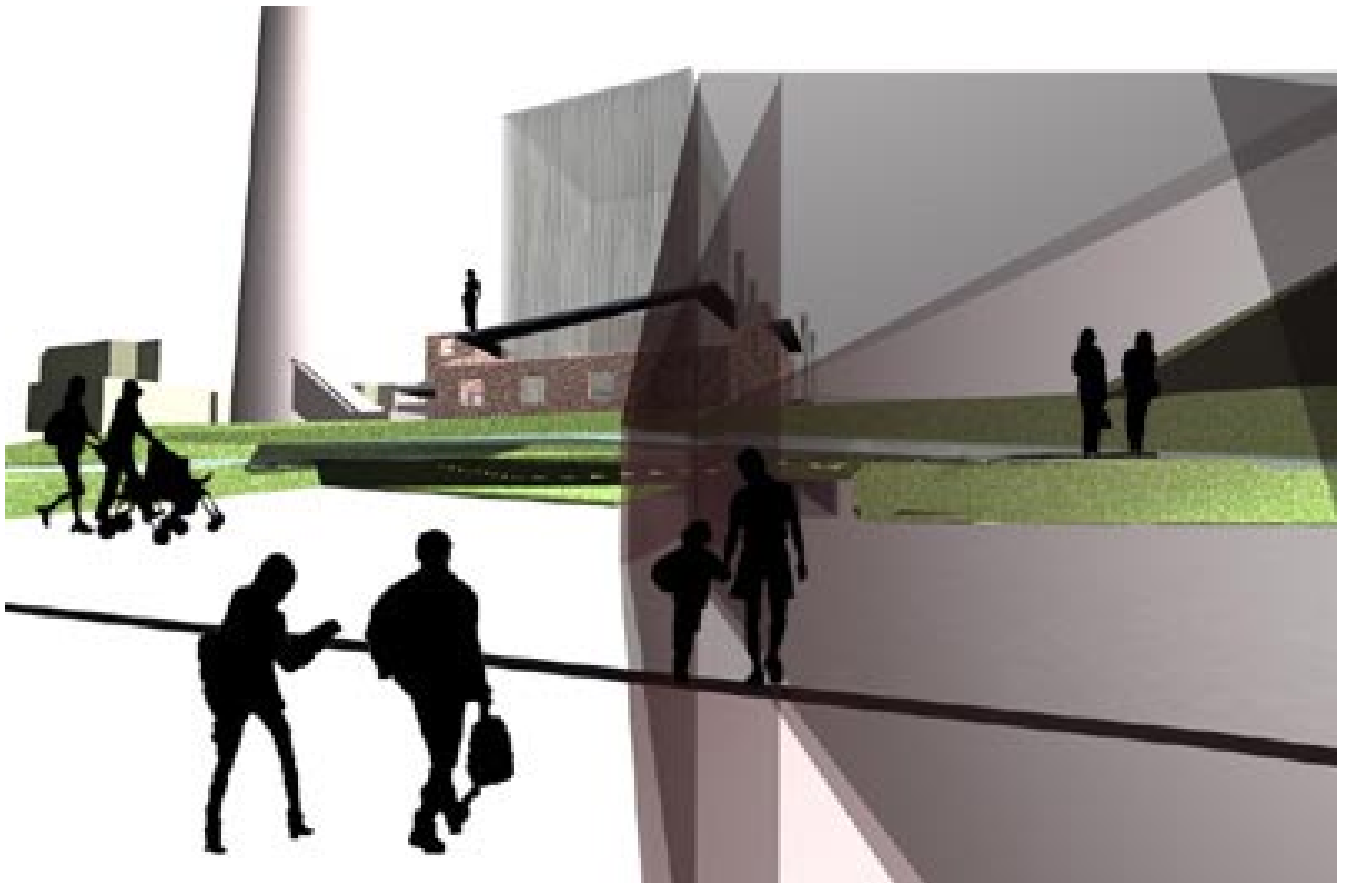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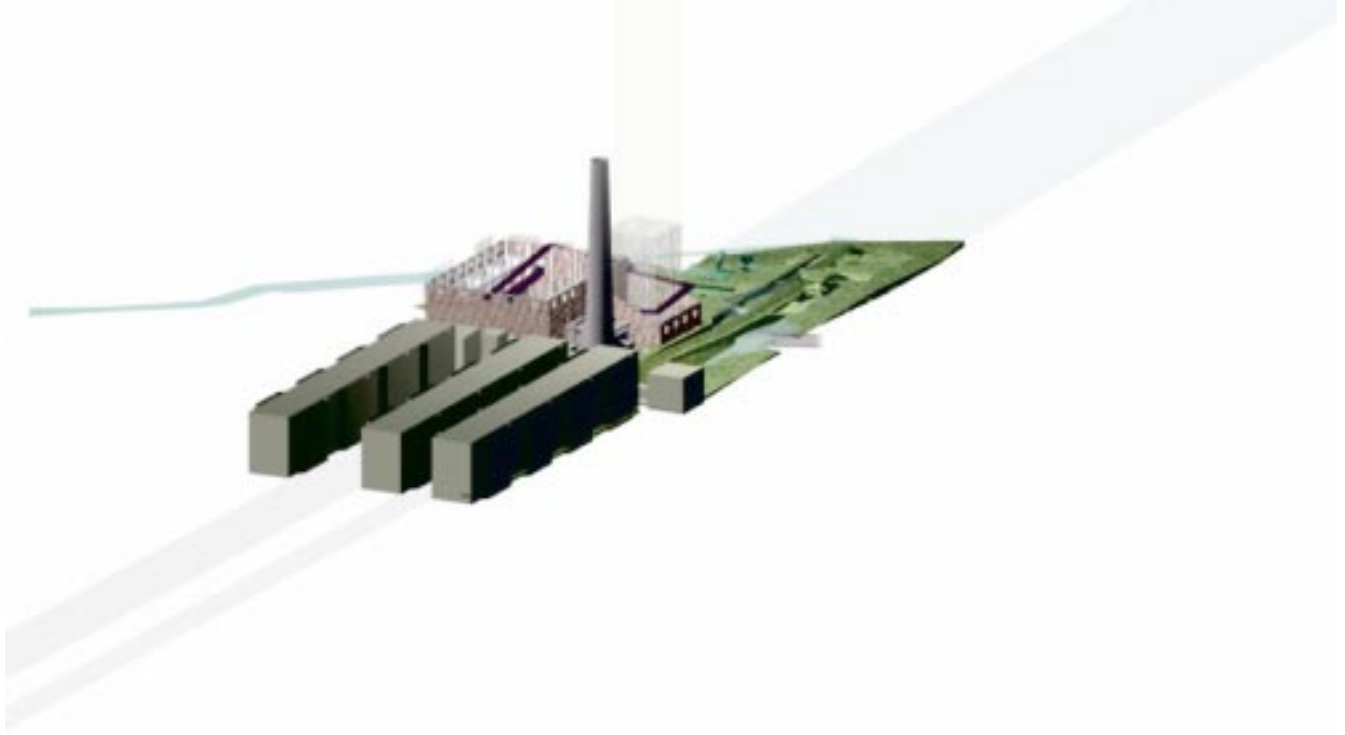
眷村違建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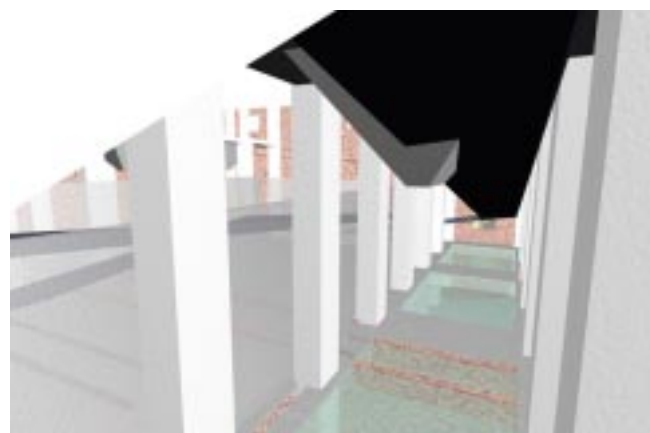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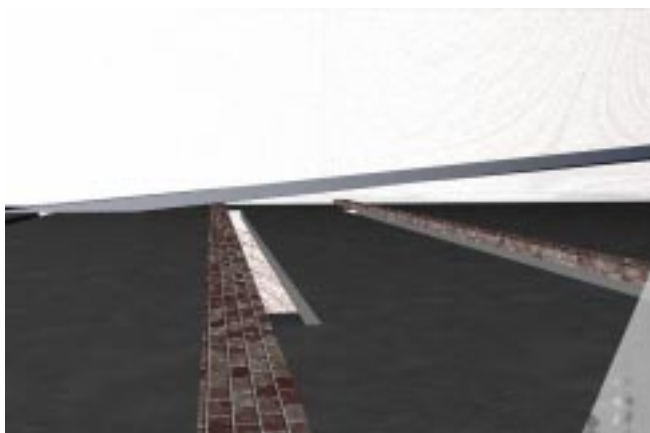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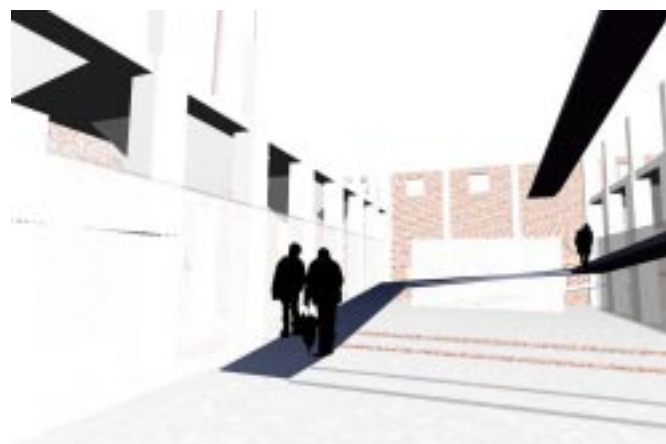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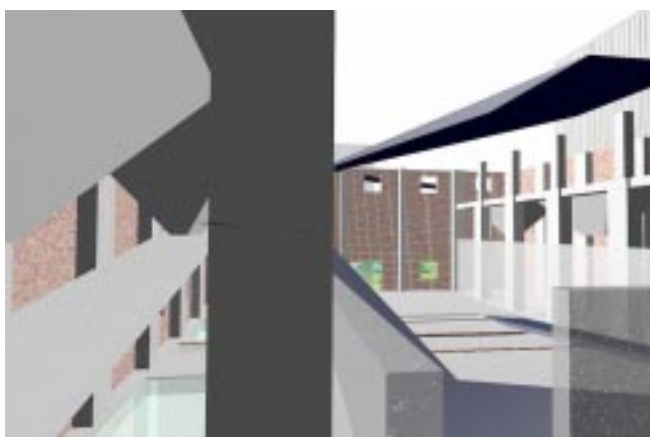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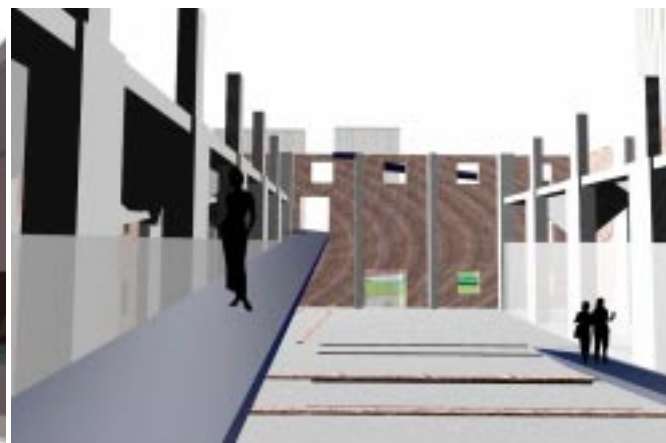
當人類邁入下一個千年之際，亞洲的現代化將重塑世界面貌。告別了上一個世紀的殖民悲情，換化為一股堅忍不拔和隨處逢生的力量。眷村這個很不討好的設計對象讓我了解到：一個文化的可貴在於他能活著而非死的，會融合、會變化、更會衍生出新的文化延續下去；就如同我開始討論的物件旗袍一樣，是一種屬於亞洲的精神。也許十年後的台灣，所有的眷村都將被新蓋的國宅取代，只剩下博物館所陳設的鍋碗瓢盆和老照片，屆時是否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價值呢？我想做的不僅讓他只是一個古蹟，這個土地見證了不同時代下人們居住後又離開，不斷重疊上去的痕跡，刻難求生中一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是否可以說他超越族群、藩籬，超越疆界，成為時代下的見證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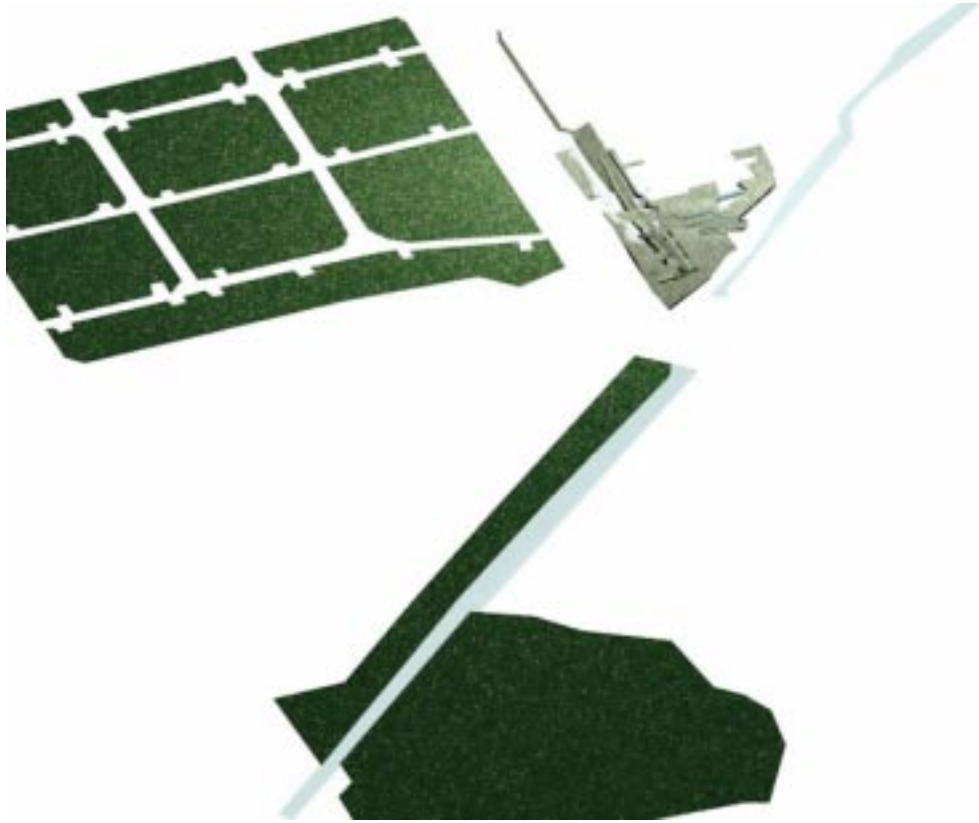




SMALL OBJECT







新政府線 █



